

○语言的使用维度

编者按:通过几十年的努力,语用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不过,多年的积累需要我们寻求新的突破。要成功找到这一突破口,就需要我们多方探索。本期刊发的5篇文章可以分为多维度探索(辛斌)、宏观建构(邓隽和易康)和微观分析(黄萍和齐珮)3个板块。

引语研究的语用修辞视角

辛斌

(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210097)

提要:传统上人们或者从纯粹的形式转换上对引号或者引语进行描述,或者从哲学和形式语义学的高度探讨其各种形式对语句的命题内容的真实条件所产生的影响。本文认为仅从形式和语义上分析引语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语用的角度分析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和交际功能以及各种形式的引语在同一语篇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交际效果。

关键词:引语;语义;语用;话语功能

中图分类号: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100(2010)04-0067-7

The Study of Speech Reporting from a Pragmatic-Rhetorical Perspective

Xin Bi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China)

The study of speech reporting has a long history in the Western literary, philosophical and linguistic circles. Traditionally such Studies have largely focused on the change in the form and truth value that takes pla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or among different modes of speech reporting. With the rise of pragmatics and functional linguistic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nowadays been paid to the communicative value of different modes of speech reporting.

Key words: quotation; semantics; pragmatics; function of discourse

1 引言

引语是一种基本的言语交际现象,在所有语言的运用中都十分普遍。引语又是一种十分复杂的语用现象,传统上人们或者从纯粹的形式转换上对其进行描述,或者从哲学和形式语义学的高度探讨引号或者引语的各种形式对语句的命题内容的真实条件所产生的影响。上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语用学、功能语言学和话语分析的兴起,人们则更多关注引语的话语功能和其对话性特征。

2 对引语的语义和语用解释

一些传统的引语理论,例如等同论(the identity theory)、名称论(the name theory)、描写论(the descriptive theory)和指示论(the demonstrative the-

ory)等都严格区分词语的使用(use)和提及(mention),认为引号内的成分只是被提及而不是被使用,侧重从逻辑学和形式语义学的角度解释引语现象,认为引号的常规含义构成话语命题内容和真实条件的一部分。例如,假设 Alice 说了下面这句话:

① On Tuesday George said 'I'm sad'.
(Clark & Gerrig 1990: 800)

那么,她并不是在使用 I'm sad 这个表达式来表示她悲伤,而只是提及了这个表达式。根据提及理论,如果 Alice 弄错了 George 说话的日期,整个陈述就是假的,同样如果 George 没有说 I'm sad 而是说的其他话,例如 I'm hungry, 那么整个陈述也是假的。换言之, Alice 和 George 说了同

一个句子的两个不同标记,如果 George 实际上说的是另一个句子的标记(例如 I'm hungry),那么 Alice 作出的整个陈述就是假的。

这种观点显然是建立在“逐字引用假定”(verbatim assumption)上的。但许多学者指出,所谓的“逐字引用假定”在很多情况下只是一种幻想或错觉(Baynham 1996, Clark & Gerrig 1990等),尤其是在新闻语篇中,人们所见到的直接引语往往根本就不是被引用者的原话,而是由记者根据采访内容而编撰的。有学者认为,至少在有些情况下引号与音高、音量和口音等特征类似并不构成话语的真实条件。“在这些情况下,言语转述的真实条件已由词语的意义和其组合方式所充分表述;就真实条件而言,语调、音量、口音等不起任何作用。混合引语中的引号也是如此”(Stainton 1999: 274)。另外,以“逐字引用假定”为前提的提及论根本无法解释译文引用。例如:

② “I give Yang Liwei a great deal of credit,” said Huang Weifen, the astronaut's coach (who does not speak English). (China Daily, Oct. 20, 2003)

引语的语义论所表现出的缺陷使得另外一些研究者提出,对引语的解释主要应该是语用的。根据 Reimer(2005)的观点,对引语的任何语用解释都不主张“逐字引用”这样的假定,即都认为虽然引号通常传达了“引用的是被引用者的原话”这样的意思,但这种意思属于特定语境中产生的语用意义,并不构成话语命题内容的一部分,因而不影响话语命题的真值(truth value)。Clark 和 Gerrig(1990)提出的展示论(the demonstration theory)和 Saka(1998, 2005)提出的明示论(the ostension theory)等均主要从语用的角度解释引语现象,认知语境和说话者意图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Clark 和 Gerrig(1990)指出,虽然绝大多数语用理论认为所有的语言运用都是描述,但展示与描述一样也是日常话语的一部分。典型的引语(prototypical quotation)就是展示被引用者的表义行为。展示行为有三个主要特点:1)展示是一种非严肃行为。Goffman(1974)把人类的行为分为严肃的(serious)和非严肃的(nonserious)。两个人打架是真实的行为,因而是严肃的,而当两个人玩打架的游戏时,其行为就不是真实的(即不是在打架),因而是非严肃的。非严肃的行为是严肃行为的转换(transformations)。根据这一区分,表演、展示、讲故事、说笑话、反语、夸张等都属于非严肃行为。Clark 和 Gerrig 认为,作为展示

的引用是一种非严肃的言语行为,跟其他形式的展示一样,引用又往往构成严肃行为(描述)的一部分。2)展示是一种描绘(depiction)行为而非描述(description)行为^①。描绘通常与被描绘的所指物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描述则没有。人们在理解描绘时往往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直观感觉,而理解描述则不必。3)展示具有选择性。每种事物都具有多方面的特征,而展示往往只是选择突显其中的某个或某些方面,这就是展示的“选择性原则”(selective principle)。

引语具有展示行为的三个主要特征:1)引用是把别人的话语从原来的语境转移到引用者的说话语境,并构成引用者话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转换。2)最典型的引语(直接引语和纯粹引语)是一种描绘而非描述,虽然它构成引用者话语的一部分,但其内部结构相对独立,不必受引用者话语结构的影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引语不仅可用来展示他人的话语而且还可以用来展示外来语、各种非语言声音,甚至手势神态等。3)引语和其他事物一样具有多方面的特征,展示的选择性原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既可以引用形式(包括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又可以引用内容,而不必受“逐字引用假设”的限制。

明示论最大的特点是在解释引语时充分考虑到了认知语境因素,包括说话者意图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模型(mental model)和联想能力等。根据这一理论,人们每说出一句话都是在自动明示这句话的各种特征,包括音位特征、拼写特征、句法特征和语义特征等等。通常情况下,说话者的意图是使听话者关注由词汇和句法表达的话语的概念内容,Saka 将此称作 P 原则(Principle P)。在引用的情况下,引号表示说话人所明示的主要不是词语正常的外延(denotation),而是其他特征,至于是什么特征取决于语境上下文。根据 Saka 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在间接引语的场合,说话者意在使听者注意引语的所指或者它所表达的内容,而在直接引语的场合,则意在使听者注意引语所表示的除其所指或内容之外的其他相关特征,至于是什么相关特征则要从语境上下文来判断。

Saka 关于认知模型的思想主要来自认知语言学。他认为,指称模型(referential model)是认知模型的一部分;虽然认知模型只存在于人的大脑中,并不包含所指物,因而具有主观性,但它们与客观世界具有一定的对应性,是思维的客体。认知模型只是部分地依赖于语言,即使操不同语言的人其认知模型也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认知模

型是根据感知、推断以及由语言所表达的概念内容所提供的知识来得以建构和不断被更新的。由于概念与指称模型密切相关,它们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是具有“外延”的。在对话语进行理解的过程中,听话人会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和资源来推断说话者的意图。例如利用各种语言/语义规则或限制并遵循话语中各种被凸现的成分或特征的优先顺序等(Sperber & Wilson 1986)。Saka认为,“使用和提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不同但却相互蕴含”(Saka 1998: 131);就是说,虽然两者是不同的语用现象,但说话者可以使受话者在理解话语的概念内容的同时也注意话语的其他相关特征,因为引语不仅指示作为标记的自身,根据认知模型的网络特点和联想关系,它也延后明示其背后的类型、词汇特征、内部结构、指称对象和语义内容等一系列相关事物或方面。这种观点既避免了前文提到的由于提及论只强调引语的提及功能而导致的许多问题,也符合语言运用的基本规律和语言使用者的认知特点:从话语生成的角度,语言是一种多功能的体系,一种表达方式可以同时完成多种功能;从话语理解的角度,人类的认知特点允许我们根据需要合理分配注意力以便同时注意多个事物或者同一事物的多个方面。

像明示论这样同时顾及引语中词语的使用和提及的观点近年来也有其他学者以不同的形式提出来。例如Stainton(1999)把引语的意义区分为与命题真假有关的和与言语行为恰当与否有关的两个方面。Recanati(2001)则把引语的意义分为两个层面:由语言/语义规则决定的合成内容(compositionally articulated content,简称c-content)和由人们日常对话语真值的评价所反映的直观内容(intuitive content,简称I-content)。直观内容是通过合成内容的语用丰富而产生的。根据Recanati的区分,③和④在合成内容这个层面上具有相同的真实条件:

③ Quine said that quotation “has a certain anomalous feature.”

④ Quine said that quotation has a certain anomalous feature.

(Davidson 1984, in Recanati 2001)

但是它们在直观意义这个层面上却有不同真实条件,即与④相比较③在通常情况下还表示has a certain anomalous feature正是Quine原来所使用的词语。Garcia-Carpintero(2005)支持Recanati的观点,认为在像③这样的例子里,引语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引号内的成分是被提及的,目

的在于引起受话人对其本身的注意;另一方面它是被使用的,既像通常对词语的使用一样,用于指称事物或表达思想内容。持类似观点的还有Predelli(2003)和Potts(2004)。Predelli把类似于Recanati的直观内容的那部分意义叫做“附加内容”(attached content),认为有引号出现的句子除了增添了引号的常规意义也与引语的信息内容相联系。Potts对引语的意义也采取两分法。例如⑤含有⑥a和⑥b两层意思:

⑤ George said ‘Tony is very special’.

⑥ a. The proposition that George claimed that Tony is very special.

b. The proposition that George uttered the sentence ‘Tony is very special’.

Potts把⑥中的a叫做“常规意义”(regular meaning),把b叫做“言语转述意义”(speech report meaning)。

我们认为从语用功能的角度解释引语会更全面与合理。我们可以把引语的整体意义分为三个层面,前两个层面分别是词语的使用和提及所产生的意义或者是Recanati所说的合成意义和直观意义,第三个层面是言语行为层面,涉及引用者的意图,我们可以称之为“引用目的”(quotation point)。例如引用者有时只是想表明相关词语是被引用者的原话(例如在许多直接引语的情况下),有时表示引用者支持引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例如在许多间接引语的情况下),还有时表示引语所使用的词语或所表达的内容有争议或者引用者对它们并不赞成或持保留意见(例如在提示引语的情况下)等等。把引语从语用的角度分为三个层面有利于我们对各种特殊引语(specialised quotations)作出合理的解释。例如,我们可以根据范畴理论或者原型理论(prototype theory)推测,最典型的引语(纯粹引语和直接引语)通常会同时具有这三个层面的意义;随着引语典型性的减弱,其所表示的意义也会在三个层面的框架内发生变化。例如,间接引语通常只具有第一和第三层面的意义,在引语是各种非语言声音的情况下,或者当说话者明知受话人不懂却引用外来语时,那么引语就只有第二和第三层面的意义。从语用的角度而言,一般的引语都会具有第三层面的意义,即引用目的。

3 对引语的话语功能解释

引语在言语行为层面上的意义主要体现为其话语功能或交际功能。各种形式的引语有多少交

际功能,恐怕没人说得清楚。Saka (1998)把引语作为一种“提及”(mention)机制,认为它可以用于将词语原汁原味地归属他人,将说话者自己与引号内的词语保持距离,表示标题或头衔,表达反语等等。Goffman(1974: 12)从纯粹语用的角度罗列了引号的下列用途:(A)表示我们在引用他人话语并表明引语的起始和结束;(B)暗示引号内的词语可能引起争议,只能做出特殊的理解;(C)暗示所引用的词语毫无道理或者根本不存在其所指称的事物;(D)暗示用词不当;(E)表明所谈论的词语与其意义不符等等。

跟上述这些观点一样,Gómez-Torrente(2005)也认为引号的话语功能不能一概而论,在纯粹引语(pure quotation)的情况下,引号有指称功能,指称引号内的词语,但在很多其他情况下,引号使说话者与所引用的话语保持一定的距离,至于为何要保持距离,只能根据说话者意图和具体的语境因素来判断。不过Gómez-Torrente又指出,绝大多数引号的使用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以非常经济的方式增加某种信息或者避免可能的误解。Abbott认为引号跟其他标点符号一样,其用途灵活多变。例如,下面例子中的这种引号用法越来越常见,但迄今没有哪一种理论能用来对其作出解释:

⑦ a. Please use other “door”. (出现在旧金山一家药店的门上)

b. “Confidential”. (刻在宾西法尼亚大学行政机构的橡皮印章上唯一文字)

c. We are “closed”. (出现在一家修鞋铺的窗户上)

d. “A set of 4 legs with screws”. (写在装有金属桌腿的包装盒上)

e. “Committed to Excellence”. (出现在一则眼医广告中)

Abbott把这种用法的引号叫做“非引用引号”(noncitational quotation marks)并指出,在标点符号与其功能之间通常没有一对一的关系,引号也是如此(Abbott 2005: 22)。

传统上关于转述言语的修辞功能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小说等文学作品,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都首先预设一个叙事框架,然后对引语的形式与功能做出比较抽象的概括或分类。但是文学作品并不能提供典型的转述言语,因为它们通常是杜撰的,其中的转述言语并不与先前的语境相联系,即没有所谓的原话来被转述。另外,引语的形式和功能复杂多变,不太容易纳入一个严谨的分类体

系。近年来随着对非叙述性语篇分析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转述言语的性质与功能会因语篇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它们的研究应建立在具体的语篇和语境上。例如,虽然在文学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假定直接引语转述的是被引用者的原话,但在新闻报道中DS和FDS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话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道内容的性质。例如在对法律问题和政治问题的报道中他们就会比转述某个足球俱乐部经理的话更加忠实于原话。因此,Baynham指出,“虽然有些叙事类型支持原话的概念,但对言语转述的更广泛的研究表明对‘原话’的关系是一种修辞手段,宣示一种真实性”(Baynham 1996: 66)。Short关于“假定引述”(hypothetical report)的例子证明了直接引语的这种修辞性质:

⑧ Your father’s very angry with you. If you go in there now he will say, ‘Get out and never darken my door again.’ (Short 1988: 73)

Baynham(1996)主张引语研究需要关注类似下面这样的问题:1)在具体的话语语境里有什么策略和语言手段可供说话者用来指说话/交流行为;2)在此话语语境里言语转述的功能是什么;3)在此话语语境中言语转述策略是如何分布的,它们是以何种方式来构成该语境的。在关于直接引语的形式与功能的问题上,他指出,“有意义的并不是直接引语在话语中的出现,而是直接引语与包括间接引语在内的其他指称言语行为的方式的交替出现。我们需要根据在特定话语语境中说话人能够选择的交际手段的范围来了解言语引用/转述的功能”(Baynham 1996: 68)。例如他注意到,在数学课堂上教师经常交替使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来复述学生的话语,一方面使之更像数学话语,另一方面借此保持交际的对话性(ibid.: 72-73)。Short在分析各种引语形式在新闻语篇中的功能时发现,在他所掌握的语料中,只有直接引语(DS)和自由直接引语(FDS)出现在新闻标题中。他认为,其中的原因不一定是为了忠实于原话,而更可能是为了引起读者的注意。毕竟在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标题中,引人注目往往要比忠实于原话更重要(Short 1988: 65)。不过Short也注意到,在大报和严肃报纸的标题中DS和FDS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他推测这可能是因为这类报纸不想显得过于耸人听闻。

“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IS)是最基本的两种转述形式,两者之间的选择往往决定转述者话语和被转述言语之间的界限在多大程度上是清

楚的或者模糊的。因此人们尤其关注这两种转述形式。从语用的角度看,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具有相同的交际功能,即表明某些话语或思想是出自他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转述者就所引用的话语向听话人做出的承诺:使用直接引语表示忠实原文,包括原文的措辞和风格;使用间接引语则表示只忠实原文的内容而不是原来的措辞。前文已经讨论过对直接引语形式的“逐字引用假定”的质疑,此处不再赘述。传统上人们赋予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各种语用和修辞功能,例如使用直接引语能产生戏剧化的效果,更能引人注目等。但是由于其功能经常随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学者往往因为自己所掌握的材料不同而产生分歧。例如,Fairclough(1995: Ch. 2)认为,使用直接引语是要把读者与被转述的话语拉开距离,使用IS则显示转述者赞成被转述的话语。但Short(1988: 77)则反对这种清晰的划分,他提供的例子表明,在转述两种相反的观点时,转述者使用了同一种转述形式,即间接引语:

⑨ Mr Scargill said he believed he was struck by a police shield from behind. The assistant chief constable of South Yorkshire, Mr Tony Clement, said he was standing only a few yards from the miners' president and saw him fall on a railway banking. (Short 1988: 78)

显然,报道者在转述两种相反的观点时使用了同样的转述形式,但他“不可能同时相信两种观点。他也许试图在无法做出判断的问题上保持中立,或者有其他原因”(Short 1988: 78)。

4 对引语的对话性解释

Predelli指出,“最近在关于引语的语用研究中有一个一再出现的主题……,强调它们(引语)的所谓的回应或模拟特征”(Predelli 2005: 164)。其实,Sperber和Wilson(1986)。就谈到回应性(echoic)话语。他们首先把语言运用区分为“描写的”(descriptive)和“解释的”(interpretive)。他们认为任何话语或者语句都能以两种方式表述事物。首先,它可以通过自身的命题直接表述某一事态;其次它也可以通过转述他人的话语来间接表述某一事态。他们把前者叫做描写或者描写性的表述,把后者叫做(对他人话语的)解释或者解释性的表述。语言的描写性用法涉及的是命题和事件或事态的关系,即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命题的真实性依赖于事态本身的真实性。语言的解释性用法涉及的是命题和命题之间的关系,因为它指

的是用一句(些)话来表述另一句(些)话,双方或者在形式结构上或者在命题内容上具有相似性。例如:

⑩ A: What did Harry say?

B: Saddam Hussein is never going to stand down.

假设 Harry 的原话是⑩⑪或者⑫:

⑪ Saddam Hussein will never stand down.

⑫ He will never stand down.

⑬ Saddam Hussein? He'll never resign.

那么,⑩中B的话就是对Harry的话的表述,因为两者在内容或/和形式上具有相似性。用斯珀伯尔和威尔逊的话说,B的话语作为Harry的话语的表述具有相关性。用于表述他人话语的话语没有真值,即其表达的命题不可能被判断为真或者假,因为它不是对现实世界中事件或者状态的描述。但是我们可以对它是否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话作出评价。有时侯说话人自己就会表明这种忠实程度。例如:

⑭ He is going to see the doctor tomorrow. *That's exactly what he said.*

⑮ He is going to see the doctor tomorrow. *At least that's how I understand him.*

解释性话语的关联性不仅在于它转述他人的话语或思想,而且就像⑭和⑮表明的那样,它在转述的过程中还会带上说话者或者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或评价。斯珀伯尔和威尔逊(1986)在讨论“反讽”(irony)时把这类话语叫做“回应”(echoic)话语,指出要在反讽中识别出说话者的态度取决于“首先,要认识到话语是回应性的;其次,识别引起回应的观点来源;第三,认识到说话者对回应的观点采取了抵制或者不赞成态度”(Sperber & Wilson 1986: 240)。Predelli, Sperber和Wilson关于引语的“回应”特点的思想与巴赫金关于语篇对话性的理论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巴赫金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②一书中,从言语交际的角度详细讨论了转述言语和被转述言语之间的对话关系。在巴赫金的理论中,对话性(dialogism)指话语或语篇中存在两个以上相互作用的声音,它们形成同意或反对、肯定和补充、问和答等关系。因此他在对引语的研究上特别强调引语与转述语境或引述者话语之间动态的作用关系,将引语解释为“言语内的言语,话语内的话语,同时又是关于言语的言语和关于话语的话语”(Volosinov 1973: 115)。就是说,某句话被从它原来出现的语境中分离出来,变成了另一语

境中的话语的一部分,从而在同一句法结构中暗示不同时空概念的语境发生了相互作用。他指出,转述言语在说话者(即转述者)看来是属于他人的话语,在其原来的语境中是结构完整意义独立的话语。转述言语正是从这种独立的存在被移植入引述者的说话语境中并与此同时保留下自身原来的命题内容和基本的语言结构。这就是说,说话者在引用他人话语时,一方面会把他人话语的语言结构、语言风格和谋篇布局上的常规惯例部分地吸纳入自己的话语或者语篇框架,另一方面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来话语的自主性。因此在研究话语转述时“我们处理的是话语与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Volosinov 1973: 116),“在转述言语和转述语境之间作用着高度复杂和紧张的动态关系。不考虑这些关系,要想理解任何形式的转述言语都是不可能的”(Volosinov 1973: 119)。

巴赫金关于转述言语的观点反映了他一贯坚持的语篇的对话性“转述言语和转述语境只不过是一种动态关系的名称。这种动态反映了人们之间言语对话交际中的社会交互作用的动态”(Volosinov 1973: 119)。转述言语和转述语境之间相互关系的这种动态有两个基本的运动方向。一方面,转述者尽可能清楚地标示出转述言语的边界,把它与自己的话语分开,从而保持原来话语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另一方面,转述者可能以微妙的方式把自己的声音渗透到转述言语中去。在这后一种情况中,转述语境会想方设法打破转述言语严谨的独立性,瓦解它,抹去它的边界。

Fairclough(1995)继承了巴赫金关于引语的对话性视角。他把转述者话语和被转述者话语叫做“基本话语”(primary discourse)和“次要话语”(secondary discourse),强调对两者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的分析。Fairclough提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引语的语篇功能和对话性:1)转述形式(mode),例如他发现,在间接引语和混合引语(mixed quotation)中转述者和被转述者的声音分界不清。直接引语用在下列情况:a)次要话语重要、有戏剧性、有力、简要、机智诙谐等;b)次要话语来自权威者;c)转述者希望与次要话语相联系或者拉开距离;d)报道对次要话语的转述有充足的空间。(Fairclough 1995: 50)2)基本话语和次要话语的分界(boundary maintenance),即指基本话语和次要话语的声音之间分开或者融合的程度。Fairclough发现基本话语和次要话语的融合在两个方向上都可能发生:转述者可以通过词汇选择和其他手段把次要话语转换成基本话语

的声音(例如间接引语),这叫“合并”(incorporation);转述者也可以让次要话语接管基本话语,即通过词汇和其他语言特征使次要话语的声音直接影响或渗透到基本话语(例如像The king assailed the attempt on Mr. Meshal as “an irresponsible act”这样的混合引语),这叫“弥散”(dissemination)。3)风格特征和情景特征(stylisticity and situationality),前者指次要话语的人际意义被体现的程度,后者指次要话语的情景语境被体现的程度。4)布置(setting),指的是读/听者对次要话语的理解由于其置于的语境上下文而受到的控制的程度和方式。

总之,Fairclough认为,对言语转述进行对话性分析就是着重关注转述言语和转述语境之间的动态关系。这种动态关系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1)引语和引述者的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界限分明的,即引述者在多大程度上把引语的“声音”(voice)与自己的声音融为一体或者相互分开;2)转述语境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或影响对引语的理解;3)引语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原话的人际功能意义(interpersonal meaning)。

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我们注意到,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无论在形式还是在功能上,其表现的对话性并不是一个“有”和“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各种转述形式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对话篇对话性作出大小不一的贡献。例如,Leech和Short(1981)把他们区分的5种引语形式排列如下:

FDS DS FIS IS NRSA

(FIS:自由间接引语;NRSA:言语行为的叙述性报道)

FDS在形式与内容上最接近原话,即受转述者介入的程度最低,而NRSA则处于最间接的一端,只转述原话所实施的言语行为,因而主要传递了转述者的声音。不过,由于使用直接引语是把声音和用词都引入,使用间接引语是插入意义,因此无论选择哪种形式都会有利于造成语篇的巴赫金式的“复调”特征(polyvocality)。另外,在实际出现的话语中各种形式既经常交替出现又会混合出现,导致语篇对话性的千差万别和变幻莫测。例如,有时FIS和IS会混合出现在同一句话中:

⑩ He said that the bloody train had been late.
(Leech & Short 1981: 326 - 331)

例⑩中的主句表明这是间接引语,但从句中的bloody这个词很可能来自He的原话,因此IS和FIS在此混为一体。不过,是否IS和FIS的混合,有时又很难断定。例如:

⑰ My grandfather told me that his brother, God damn him, had ruined their business by hiring that idiot as the manager.

我们很难确定⑰中的 God damn him 究竟是 my grandfather 的原话还是由该说话者后加上去的。此外,由于自由间接引语其实是间接引语的变体,它融合了转述者和被转述者的声音,从而受话人往往无法确定哪些形式和内容是原话哪些不是。

5 结束语

本文认为仅从形式和语义上分析引语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从语用的角度分析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和交际功能以及各种形式的引语在同一语篇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交际效果。我们看到,引语是构成语篇对话性的重要手段,不同形式的引语对语篇对话性的贡献在程度和性质上会有所不同。

注释

- ①在英语中 depict 和 describe 这两个词的区别用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 “This series of pictures depict the life story of the hero”(这组画描绘了这位英雄的一生)。“to describe”(描述)必须使用语言,因而不宜用在这个例子里。
- ②该书虽署名 Volosinov,但学者一般认为真正作者是巴赫金(见该书的译者前言)。

参考文献

- Abbott, B. Some Notes on Quotation [A]. In P. de Brabanter, (ed.), 2005.
- Bakhtin, M.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C]. ed. C. Emers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Baynham, M. Direct speech: What's it doing in Non-narrative Discour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96(25).
- Bell, A. *The Language of News Media* [M]. Oxford: OUP, 1991.
- Clark, H. & Gerrig, R. J. Quotations as Demonstrations [J]. *Language*, 1990(4).
- Cohen, S. & Young, J.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Social Problems, Deviance and the Mass Media* [C]. London: Constable, 1973.
- Coulmas, F. Direct and Indirect Speech: General Problems and Problems of Japa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5(9).
- De Brabanter, P. *Hybrid Quotations*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 Fairclough, 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M]. London/New York: Longman, 1995.
- Fishman, M. *Manufacturing the News* [M].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0.
- Goffman, E. *Frame Analysis*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Gómez-Torrente, M. Remarks on Impure Quotation [A]. In P. de Brabanter, (ed.). 2005.
- Leech, G. N. & Short, M. H. *Style in Fiction* [M]. London: Longman, 1981.
- Potts, C. *The Dimensions of Quotation* [M]. Ms.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2004.
- Predelli, S. Scare Quot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other Semantic Issue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3(26).
- Recanati, F. Open Quotation [J]. *Mind*, 2001(110).
- Reimer, M. Too Counter-intuitive to Believe? – Pragmatic Accounts of Mixed Quotation [A]. In P. de Brabanter, (ed.). 2005.
- Saka, P. Quotational Constructions [A]. In P. de Brabanter, (ed.). 2005.
- Short, M. Speech Presentation, the Novel and the Press. In W. van Peer (ed.). 1988.
-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M]. Oxford: Blackwell, 1986.
- Stainton, R. Remarks on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ixed Quotation [A]. In K. Murasugi & R. Stainton (eds.), *Philosophy and Linguistics* [C]. Boulder,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9.
- Tannen, D. *Talking Voices* [M]. Cambridge: CUP, 1989.
- van Peer, W. *The Taming of the Text: Exploration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C].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Volosinov, V. N.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J]. Translated by L. Matejka & I. R. Titunik.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收稿日期: 2009-07-04

【责任编辑 李凤琴】